

作家频道

与春分相得

阿占



插图 阿占



城市秀场

花开时节 (外一首)

崔均鸣

一阵无名的风推门而入
那些码放在桌子上的大块文章开始凌乱
某些不堪入目的情节
从墙一样堆叠的故事中露出细节
我假装从容镇定
完全无视那些嘲笑的面孔
以及无言的蔑视
只把花儿一样的诗句高声朗读
窗外的迎春花儿一朵或一丛
已经悄悄地绽放了
合适的时节展露出合适的表情
曲折或隐晦地表达
也是他们苟活下去的使命和理由
恰如这些朦胧的文字
播洒成行
早晚会长成茂盛的庄稼……

桃花之约

当呢喃的燕子翩然而至
那些悸动的心思像旷野里嫩绿的草芽
破土而出，只为表达一份潜伏已久的惦念
江湖相望，乱云争渡
如果你正在赶来的路上
请牢牢拽住春风的尾巴
沿着阳光的指向，疾行如飞
此时此刻，我的期盼高悬在桃树的枝头
蓓蕾一般内敛和含蓄
只等你来，才会绽放
我在这大山的深谷里生活得太久
岁月轮替之间，沧桑的往事刻画于心
无暇回望风尘仆仆的来路
也来不及整理那些飞扬的思绪
诗意的季节便踉踉跄跄地闯了过来
清澈的溪流潺潺而下
水中的小鱼已经在冰河里苏醒
我虔诚地伫立在桃花树下
痴情地守护着这段粉红色的想象
只要你来，我必盛开！

生活有感

星辰花海

徐源

感受被风裹挟扑面而来的水雾，带来沁人骨髓的冰凉。
我躺在泥里，和三月的草一起在狂风下生长。
我将梦境翻成现实，对着光明咆哮。
我于深海沐浴恒星的光辉，于蒲公英海感受泥土的芬芳。
我爱上了每一滴雨水，每一次日落，
爱上每一朵花，每一颗星辰。
我仍有蝴蝶双翼，
我们生来就要触碰天空。

人生印记

我有一部电话叫座机

鲁北

电话是哪年发明的？谁发明的？
据说是1876年一个叫亚历山大·贝尔的美国人发明的，也有说是伊莱沙·格雷的。
电话给人们的学习、工作、生活等提供了方便，是无可置疑的。这里说的电话，是指座机，而非手机。手机是近些年的事情了。
座机是方便别人的，手机是方便自己的。这当然没有绝对性，一定有例外。我说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也只是我自己的认知。
电话是身份的象征。电话没有普及的那些年，一个单位也就是两部电话，一部安装在单位办公室里，一部安装在主要领导办公室里。除了一些经济实力强的单位，副职没有安装电话的待遇。不少单位办公室的电话，也不是随便拨打的，往往用上锁、插卡等方式，限制打私人电话。一部电话装在盒子里，很多年。慢慢的，电话普及，不仅副职有了，科室也有了。
我在乡下教书的那些年，学校里没有电话。那时候，我喜欢写作，连做梦都想调到一个天天有新报刊可看、有电话可打的单位去。当时村里订有报纸，我也自费订了一些报刊，但邮递员不会天天给你投递。

一个乡镇就一个邮递员，几十个村庄，还有镇直部门，跑不过来。我一个写作者，投稿、书信往来，都需要邮递员。那时候没有电子邮箱，投稿靠信函。
1993年，为了出版一本诗集，我与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联系，要跑到20里外的镇上打长途电话，还得排队。
后来调到县城，能天天看到报刊了，也可以打电话到五湖四海了。尽管电话不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但总不用跑20里地到镇上去打电话了。当了8年秘书，又当了3年副主任，以后就当上主任了。当了主任，就有电话了。
没当主任之前，就自己掏腰包买上手机了。一部手机，自己想买就买，但办公室电话，不是你想安装就能安装的。后来，家里也安装了电话。
也就二三十年光景吧，家里有电话的，纷纷撤了。手机很快普及到了人手一部，有的甚至两三部了，且手机的功能远远超过电话，电话存在的价值一天天萎缩，不得不退出历史的舞台。我家里有一部电话，苟延残喘了几年，也无奈地撤掉了。
后来，手机不仅干掉了电话，还干掉了电视，干掉

了电脑，干掉了手表，干掉了闹钟，干掉了手电筒，干掉了相机，干掉了收音机，干掉了钱包，干掉了报纸，干掉了日历。接下来，还会干掉健康，干掉家庭，干掉下一代。
不管手机干掉什么，与人形影不离的就是手机。出门你可以啥也不带，但不能不带手机。
手机不仅大人喜欢，就连两岁的孩子也喜欢。大人们忙得时候，给闹腾的孩子一部手机，孩子就安静了。
手机不是我们的未来，有时候却在掌控我们的未来。手机没有思想，我们给了它思想。
现在，拥有座机的不多了。我的“半间屋”里有一部，它的号码是5628203。“半间屋”是我自己对供我读书写作发呆想远方的一个场所的昵称，有时候也叫它308，似乎是一个秘密代号。其实没有什么秘密，这个房间就在县城的某一座楼上。如果你在东营之外给我打电话，请先拨打0546。如果你在国外给我打电话，请先拨打0086。
一部座机，连着世界，连着你我。
我为有一部座机而骄傲。为什么？有座机的不多了。不信，你找找。